

## 一. 何謂「圖騰」？

「Totem」(圖騰)原為印第安語，意為「他的親族」。「圖騰」一詞是清代學者嚴復，於1903年譯英國學者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一書時，首次把「Totem」一詞譯成「圖騰」，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通用譯名。嚴復在按語中指出，圖騰是群體的標誌，旨在區分群體。

## 二. 從盤瓠神話看圖騰崇拜(Totemism)的特徵

### 1 人獸同源共祖

凡信奉圖騰的氏族，大抵把那作為圖騰的動物傳說或無生物，認為自己血統的由來，並造出種種的神話、傳說來加以證明。原始民族部落，取某種動植物作為部落名稱，並相信其為部落祖先，或與之有血緣關係。

盤瓠是少數民族(苗、瑤、畚、黎等族)所信奉的「狗」動物，是圖騰時代的「動物祖先」。因為在神話中獸和人結會，以及族人是從獸的傳殖而來的說法，是圖騰時代人類的必然思想，原始時代知識有限，原始人沒有人和獸的分野觀念，甚至認為人和獸有著一種親密關係，為何有此想法？因為在自然主宰人類命運的時代，動物往往為人類的幫手，如牛幫助耕作，狗幫助狩獵。正因為動物能幫助人類，故盤瓠神話中，當帝嚳等人面對解決不到的危機時，便要依靠神犬盤瓠殺敵立功。順便一提，瑤族姓氏制度與盤瓠神話有關，明顯受圖騰崇拜影響。將「盤」作姓置首位，瑤族中是第一大姓。

### 2 圖騰同樣化(Assimilation of Totem )

同一圖騰和部落的人，以圖騰為共同信仰，身體裝飾，日常用具，住所墓地的裝飾，也是同一樣式。部落服飾多有象徵圖騰動植物的形像，表現與圖騰動植物有血緣關係。

盤瓠身體「共文五色」，干寶《搜神記》述盤瓠子孫衣服「織績木皮，染以算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服。」現在廣東瑤人，畚民衣服有像狗形的裝飾，女人帽之尖角，像狗之兩耳，其腰間所束之白布必將兩端作三角形，懸於兩股上側，擊像狗尾之形。另外，在祭祖或婚喪時，祖先的圖像，都作狗的形象。

### 3 遵守圖騰禁忌(totemic taboo)

作為圖騰祖先的動植物，部落都加以崇拜，不敢損害或殺生，犯者會受罰。瑤人畚民以狗為圖騰，他們不吃狗，不打狗，死時還會厚葬，就連說話都有禁忌比如狗骨，狗的名詞，都不可亂說。

### 4 通婚界限

男女達到規定年齡，舉行圖騰入社，同一圖騰部落的男女，禁止結婚，行外婚制。世界各地圖騰制未必相同，如盤瓠中盤瓠的子女自相配婚，兄妹血親婚配，古代原始社會必經階段。

### 三. 盤瓠神話版本繁多，其中必有後人假作或篡改者，然其基本情節模式不變

最早記錄盤瓠神話的有說是漢代應劭的著作《風俗通義》中，但找不到。再來便是范曄在《後漢書南蠻傳》中的記錄，及干寶《搜神記》，但其亦有兩個版本，兩個版本文字上有些不同，情節都有相異之處。

而我們要注意的是聞一多提出「本來在原始傳說中，說法愈合理，照例是離開原始形態愈遠……說得愈合理，反而是後來陸續修正的結果。」<sup>1</sup>

干寶搜神記是一千多年前寫下的，但故事中所涉及的制度和思想，就近似是文明社會的產物，如「乃募天下有能得吳戎將軍首者，贈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在古代原始社會，應該未發展至分封制度，分封制至周代始有，照計仍處於以物畜作打賞而已。又如「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這裏我們與西方神話作比較，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宙斯，他好色人所共知，有一次他看上了斯巴達國王之妻莉達，是位絕世美女。宙斯望見莉達在宮殿附近泉水入浴，化身成爲一隻美麗的天鵝飛到莉達身邊接近她。莉達不知那是宙斯的化身而與天鵝嬉戲擁抱，結果懷了宙斯的孩子。一個原始神話正常模式，其實應該像這個神話才對，人獸交配結果生子，並無什麼文明社會道德上對人獸交的反省或批判。所以說這些有好大可能是後人篡改或加增的情節。

總結一句，原始神話的故事情節都比較簡單，有時故事有頭無尾，或零碎。

不過眾多故事的主題都是盤瓠與公主婚配而生蠻族，明顯是圖騰神話。而神話中所指的蠻夷，含義廣泛，經過一些考証可能是指瑤，畬二族，因爲二族現在尚留狗人配偶而生其族的盤瓠型傳說，如畬族《狗皇歌》：

「當初出朝高辛皇，出來遊戲看田場，皇后耳痛三年在，醫出金蟲三寸長，便置金盤拿來養，一日三時望領大，變成龍狗長二丈，五色花斑盡成行，五色花斑生得好，皇帝聖旨叫金龍，收服番王是僧人，愛討皇帝女結婚，第三宮女儂願，金鐘內裡去變身，斷定七日變成人，六日皇后開來看，奈是頭未變成人，頭是龍狗身是人，愛討皇帝女結親，皇帝聖旨話難改，開基藍雷槃祖宗，親生三子甚端正，皇帝殿裡去討姓，大子槃張姓槃姓，第二藍裝便姓藍，第三小子正一歲，皇帝殿裡拿名來，雷公雷頭響得好，紙筆記來便姓雷，當初出朝在廣東，親生三子在一宮，招得軍丁爲其婦，女婿名字身姓鐘。」

## 四. 從神話英雄模式看盤瓠

### 1 出生奇特

從古代英雄神話傳說來看，人間英雄的出生總是不平凡。他們不是懷胎個二十個月、就是母親夢到怪鳥、石頭而受孕。英雄的出生來自超自然的力量和稟賦，這是英雄神話一個突出的標記。

---

<sup>1</sup> 《神話與詩》聞一多

盤瓠出生經過奇特，「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共文五色，因名盤瓠。」盤瓠誕生曲折離奇，起先是老婦患耳疾，從耳中挑出蟲來，蟲置於瓠籬之中，再由蟲化成一隻身上有五色紋的犬。

## 2 成長速度驚人，天生神力，智慧過人

「英雄有驚人的生長、成熟速度，更有特邀天寵的本事，能獲得神給予的意外幫助。而在英雄的命運中，寶物也是一個要素。他總是握有上天賜與某種精神要素、意志力量和超人智慧」<sup>2</sup>。

神話英雄與常人不同，其長速度極快。盤瓠之成長，異常迅速，當婦人挑出蟲後，「俄爾頂蟲乃化爲犬」，「俄爾」即一陣子，盤瓠化犬只用了一會兒，其間沒有餵食，卻能成爲一隻犬，得見神話英雄的成長速度驚人。

神話英雄既是孔武有力，又智慧過人。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盤瓠傳說中，其基本情節模式是某族將面臨外敵的入侵，面對此困局，眾人無力應付。盤瓠出現，化解一切危機，其過程完全表現神話英雄的智與勇。

當強敵臨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的時候，盤瓠能自薦殺敵，表現出英雄必備的條件「勇敢」。

據《漢魏叢書本·搜神記》記，『其犬走投房(即戎吳將軍)，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犬咬王首而還。』盤瓠用計殺房氏，表現出英雄須具備的「智慧」。英雄有著「勇氣」和「智慧」，因此他們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 3 從求偶動機(愛情)出發，促使他的英雄行爲(考驗)

「愛情，是凡人所經歷的一種心理現象，但作爲超乎常人的英雄，其命運也常受愛情的左右。愛情，常是英雄行爲的一個強烈動機；爲了充分實現自己的愛情，英雄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去經受種種考驗。」<sup>3</sup>

各種盤瓠神話有四個不變的情節模式：1 某國王有外患，出示募人平亂，能平亂者，願以公主妻之。2 狗應募爲國王殺死敵國首領。3 國王爲實踐諾言，以其女妻之。4 狗與公主婚後入山居住。5 狗的子孫自相姻婚而繁衍成族。盤瓠爲了娶得公主，便應國王之募殺敵。盤瓠從求偶、繁殖的動機出發，因而接受國王難題求婚之考驗。

考驗可視爲氏族的成人禮。『成人儀式的本質是讓即將成年的人在舉行儀式期間，「死」去一次，然後他作爲成年人再生。年輕人的大量流血，和接受長老的教育，是意味著他與母親養育的未成年別，在成年人的社會中復活。』<sup>4</sup>

<sup>2</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17

<sup>3</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25

<sup>4</sup> 《中國、日本民間文學比較研究》伊藤清司

在原始氏族生活中，考驗是成年人儀式的重要部分，成人禮迫使孩子放棄他的兒童期，而變成一個成人，也可以說成人禮中死去的是幼稚的個性與心靈，而以一個負責的成人重新回來。氏族年青人要順利通過這一儀式，才被正式接納為部落成員，並享有參與氏族生活，娶妻生子的權利。凡此種種，注入神話，即構成難題求婚或英雄生活中的愛情與考驗的主題，因此盤瓠神話也可以視作為成人禮的儀式。

#### 4 業績 1—征服性英雄

「當然英雄生涯中的考驗，決不僅只為了愛情的實現，更根本的在於英雄的自我實現。英雄的愛情，只是他們的自我的一部份。在神話中，作為群體象徵的英雄的自我品格，既是人性的，又是超自然的。英雄神話中對大量最大的功績之描述，實際上則正是敘說各英雄是如何迎接命運的考驗—完成了自己的英雄行為的。」<sup>5</sup>因此，英雄的功績也很重要。

英雄總是和英雄業績一同出現。『英雄的業績約有兩類，一是「武功」，二是「文化」。』<sup>6</sup>。前者以武力征服邪惡，驅除妖魔；後者以文明的力量、技術發明化育社會，造福天下。

盤瓠明顯地取得了「武功」。盤瓠作為一個氏族圖騰，其最大業績便是打退了外族，「銜得一頭(戎吳)」，避免自己族群的傷亡。

#### 5 業績 2—文化英雄

『沒有文化的「魔力」，人們把握不住自然環境和自身命運，而文化的創造，被神話視為一種英雄行為，其主角被稱為「文化英雄」』<sup>7</sup>文化英雄是一種具有神性的人物，他為人類獲取或首先制作了各種文化器具，例如火的使用、植物栽培、工具發明等等；他消滅了橫行大地的妖魔；教人以各種生活技藝，為人類制定社會組織等等；他是初民集體力量的集中體現。

盤瓠神話中，他與公主「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為夫婦。」(其他傳說雖產子女數目各有出入，但均有自相配婚之情況。)傳說為以後的西南少數民族瑤、畬等之祖先。把人的繁殖看作本能的文化，這是神話中的一個常例。盤瓠之身「共文五色」，以後的西南少數民族的服飾，都有狗的特徵(參考上文 2 圖騰同樣化)。盤瓠創造了後代及服飾，大可把他視作「文化英雄」。

#### 6 死亡

英雄神話的終曲是英雄的死亡。英雄之死往往像他的生命一樣富於傳奇性。有幾則盤瓠神話，有寫盤瓠之死，說盤瓠在打獵時被一隻山羊撞下山崖而死。然而，死亡並不代表英雄的一切終結，「英雄的死亡雖是其英雄行為的報應，但英

---

<sup>5</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27

<sup>6</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27

<sup>7</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30

雄的事業與精神，並不以其肉體的、現世的死亡而終結。這帶有永恆意義的特性，既可以刑天式超自然之不死形式體現，也可以借助鯀的精神、禹的身體去復活，再使禹的行爲，去完成鯀的未竟之事。」<sup>8</sup>盤瓠之死，即意味住其後代以其精神繼續生存下去，英雄之死並不代表一切之終結，而是生靈的開端。

## 五. 參考書目

1. 《中國神話》謝選駿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3月
2. 《神話：原型批評》葉舒憲選編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年
3. 《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母題》陳建憲著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1994年12月
4. 《古神話選釋》袁珂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
5. 《中國神話通論》袁珂 成都巴蜀書社 1993年
6. 〈瑤族盤瓠神話芻議〉陳斌著 載《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2月第1期
7. 〈槃瓠神話的考察〉鍾敬文著 載《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馬昌儀編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年
8. 〈槃瓠傳說與瑤畬的圖騰制度〉岑家梧著 載《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馬昌儀編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年

---

<sup>8</sup> 《中國神話》 謝選駿 頁 134-135